

小說名畫大觀

念肆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翻印

小說名畫大觀全二十四冊

(每部定價洋四元)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沈

芝

芳

印刷者

俞

上海靜安寺路復

印刷所

中

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文

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中

華書局

北京雲南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長沙

常德

開封

汕頭

濟南

石莊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杭州

吾姪麥司之書翰

天笑
穀漢

吾姪麥司。今已英英露爽。為某鐵路之站長矣。方其幼時。頑劣無比。當渠與乃姊居於鄉村之際。我命其每星期以一函致我。詳載此一星期中事。我今展閱其函。令人忍俊不禁。錄之亦足博人一破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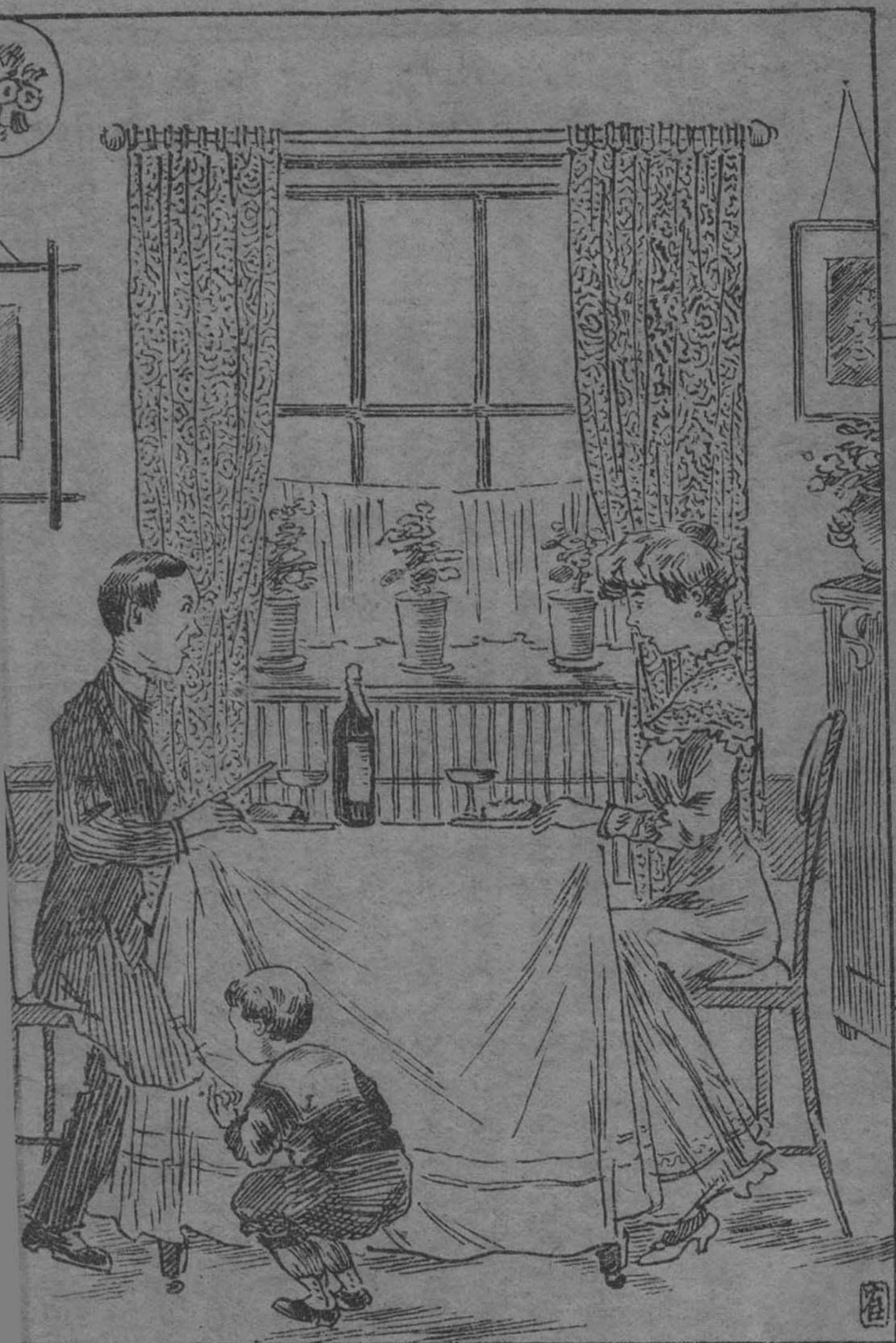
第一函

吾叔無恙耶。茲有一事。言之憤憤。吾阿姊有一情人。名約克者。叔尚憶之乎。彼常挈姊至劇場。而撇我於家中。謂我累贅也。實則渠輩若挈我至劇場時。則我除觀劇而外。必勿阻彼兩人之親吻。渠又嘗以玩飾之品贈阿姊。而我則求一擊球之板。而不可得。叔乎。叔賜我之皮球。乃為渠二人倉猝接吻時所踏破。我恨極而哭。約克勸慰我。謂明日當購更巨之球。以償我所失。噫。此蓋我第一次聞約克好言也。我以彼言可信。翌日渠來。我即恭迓於門次。則見渠手中除一花束外。他無所有。殊令我大失所望。因是銜之刺骨。我百計挑撥阿姊。欲令其亦恨約克。而吾姊全無心肝。愛好如恆。已而我得一策。以間彼兩人矣。星期三清晨。我至馬克家。馬克與我為好友。凡我之請。無不允者。我即借其電話。力張吾吻。作壯夫聲。曰。卿為安梨否。即聞答曰。然。若

非約克乎。余曰：是也。安梨曰：何事？余曰：我輩今日至海濱行釣，我待卿於一古碑之畔。卿其速來，言已。我即歸家，則見阿姊整鬟對鏡，換襦添香，匆匆赴約去。我遂捧腹大笑，繼翻阿姊書箱，取得信箋一、信紙一、摹阿姊之筆跡、疾書一函，曰：約克先生足下。儂甚厭君，隱忍不言者久矣。願君後此勿更來擾我。安梨謹啟。又另以一紙書一信函，曰：安梨姑娘左右。我今傾知姑娘意中，別眷他人。此後姑娘不必與我交一言也。約克啟。書畢，各封以緘。已而約克果來，我以偽信與之。約克見信，果如迅雷劈頂，始而駭詫，既而痛哭，獨坐園中，握書流淚。少選，姊歸，見書亦伏牀泣，不可仰。吾但聞其嗚咽，曰：約克乎？爾尚不知我心，乃作此猜疑乎？爾竟不與我交一語乎？將使余無從訴其冤抑乎？吾見兩人都中我計，則大樂不可支。已而有叩門者，啟之，乃一店傭手，一巨裘，詢我曰：麥司君在此乎？余指其鼻曰：我即麥司也。店傭審視吾上下，頷首曰：然則可即交君。此物為約克先生至吾店中購取者，命我送至此間，想無誤也。請君署名可耳。我異之，急去裏紙，啟視，則一極巨之皮球也。大樂乃署名遣店夥去，抱吾球至約克處謝之。約克淚眼模糊，心中方悲悼未已也。余思約克必愛我，故以此球見贈。我乃深悔不應問彼二人，直至今日，彼二人尚未交一語也。此其事惟叔可以轉圜之，或請示以此函，足釋兩人之疑團也。

自叔去後。約克常提吾耳。握吾領。雖與我戲。我頗苦之。因我力弱。殊未能與之相抗。故我終思一報復之法。一日。約克與吾姊共餐。兩人喁喁情話。約克幾自忘其形。我竊得阿姊之針與線。以約克外衣之角縫之。桌布上。已而餐畢。約克起立。桌布為之牽動。而桌上之物。皆隨之傾仆於地。湯汁淋漓。滿濺其身。狼藉至不可名狀。我急飛奔。蓋不逃者。將又必為彼捉得而撻之矣。翌日。渠二人乘自由車同至林中。我亦乘一自由車暗躡其後。經一柵門。自由車不得入。乃以車置柵外。我俟二人去稍遠。即將約克所乘車輪之氣盡洩之。乃返。約克因未攜有抽氣之筒也。大窘。徒步而歸。星期三。約克攜一男子及一婦人至吾家。約克尊之曰紳士。曰夫人。此紳士又攜一狗。見我則大吠。主人叱之。猶信信不已。我實怒甚。以此狗無乃太不自量。彼至吾家而吠我。大似今之外交家。侵人權利。而猶作強硬態度也。我偶飼以果餌。即一變其怒容。而為搖尾乞憐之狀。漸與吾習。我乃以硬片一方書其上曰。此犬喪家。喜噬人行。人慎之。書就。即繫之其頸。縱之街衢。我則伏於門隙窺之。少選。有行人過。犬作吠聲。欲撲狀。行人驚駭而逸。即來一警察。犬復吠。警察突前提其領。細審紙片上字。乃從容牽之去。紳士臨行。呼其犬不得。焦急萬狀。我則偽為不知。而助之尋覓。顧究其結局。則終為不得已。

第三函



叔乎。我今有一疑問。索三數日而弗得其解。問之校師。校師亦不能答。問之吾姊。亦無圓滿之解釋。叔或能告我。以其故。使我滿意也。此問題者。即睡眠問題也。我每睡後。即渾然無覺。此睡眠中之我。已不知何往。及醒。則仍歸為我。此我所最不能解之事。而欲請叔告我者也。星期二日。與馬克同乘火車至卜林村游釣。此事出於阿姊之命令。車至半途。我之皮球忽失手墮於車外。我急按告警之電鈴。車遽止。我與馬克乃從容拾取皮球。爾時車中人咸大駭。莫明其故。即我等拾球。渠輩亦未知。我則偽為無事。而司機者大詈惡作劇之人。仍復開車進行。吾二人固竊笑不止也。星期五日。我至鄰家果園。啖其蘋果。樹不高。結實纍纍。吾見之。饞涎不禁。其欲滴。方踞坐樹下大啖時。其園丁忽來。見我大怒。遽披我頰。我哭告阿姊。而姊反責我。我冤無從洩。乃至廚中取鹽一掬。裹以紙。復至鄰園。於樹根剮以小刀。成一孔。實以鹽。復蓋以土。我知後此茲樹將永永不能結實矣。此法乃吾師告我者。不期今日果得其實用也。

第四函

星期一日。我取手巾入阿姊臥室。見渠方伏案作書。背外向。初未見我也。我躡足至其後。竊窺所書。則致約克之函也。略謂君函已得知。君於星期三日自倫敦返。此僕聞之喜甚。當於是日預製極精美之雞蛋糕。以為君接風云云。星期二日。我又偕吾

好友馬克。至卜林村。途中有一極可笑極可駭之事。爾時同車者甚眾。其中最為我所注意者。即一少年與一女郎也。女郎與少年初不相識。女郎之帕忽墮地。而少年為之拾取。女郎謝之。少年乃乘間與女郎接談。二人並肩坐。我方拋弄泥丸為戲。車忽經一山洞。黝黑不辨五指。而吾之泥丸。乃墮落他處。我起而摸索。適觸一人之手。其人即力抱吾腰。與我親吻不已。覺其唇吻間之鬚根。刺人作奇癢。且令我生痛。我駭極。又不敢呼。惟極力掙扎。俄而豁然開朗。火車已出山穴。抱我之人已釋我。我視其人。即為女郎拾帕之少年也。少年見所抱者為我。愕然如中惡魔。面色大頰。俯首不語。我則大怒。即厲聲叱之曰。咄。爾驢子。曷為與我親吻。少年曰。若何為。竟至吾許。吾方欲更言之而已。忽後不禁。嗤然失聲笑矣。而女郎亦掩口胡盧不已。馬克問我何事。我乃大聲告之。車中人盡聞。則皆笑而笑。此少年羞慚至於無地。惟時時怒我以目。我不顧也。星期三晨起。入厨中。見阿姊為狀甚忙。頻頻以鐵絲球擊雞子。吾知其必製蛋糕。以餉彼情人也。憶前星期我欲食此。姊乃靳而不與。今日必思所以報復矣。乃潛至其室。竊取金雞納霜三小包。復至厨中。覷阿姊外出時。以金雞納霜傾入蛋糕內。下午。約克果至。阿姊殷勤款接。即以蛋糕餉之。而約克食時。頻頻繃眉。姊曰。味佳乎。約克勉領其首。姊亦取一枚啖之。忽大吐。呼曰。噁。味何苦也。約克曰。然。我亦覺其味苦。究竟卿之蛋糕。雜有何材料也。阿姊思久之。恍然曰。是又必為麥司。

惡作劇矣。我聞其語。即舉足飛逸。約兩小時後。始敢返。返時。適遇約克於途。我初不
及備。渠乃乘我不備。執吾耳。披吾頰。曰。小惡魔。小惡魔。
(完)



日用寶鑑

全書二厚冊

本書為便利社會日用起見故於日用諸要項博採旁搜應有盡有初版發行頗蒙各界嘉許稱為居家旅行必備之書未及數月再版五次行銷數萬本局復懸千元之獎徵求各省實地調查所得關於風土人情者尤為詳備故修正以後不但種類加多材料豐富即內容亦事事適用面目一新得此一編可抵他書千百名曰寶鑑非溢美也

定價洋二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良醫



天笑
毅漢

大佐苞朗方與眾士官夜帳談兵。大佐以手支額。若有深思。忽回首顧其同伴曰。我輩因言軍中軼事。我遂憶及一人矣。其人名比爾。落脫士。當時渠在某聯隊。與我同伍。性絕情。我見世界懶漢。未有如彼之甚者。身偃而貌瘠。驟視之。無不信其為病夫。每值軍中有特別勤務。或大操出隊時。渠必託病告假。時軍醫官為一老者。性慈善。每診病時。必御其凸光之眼鏡。距病人二碼外視之。一瞬即去。人將謂其眼鏡之佳。適足以減其視力也。而比爾之偽病。以是輒瞞過。此老云。比爾既移居病院中。得豐美之飲食。意謂此法之善。無以逾此。意殊得也。比爾幼年曾為優。尤善倒植其首於地之技。不久。老醫官辭職去。繼其任者。為一少年醫官。雖不御眼鏡。而其雙目之明銳。幾可洞厚牆而燭物。比爾揚言。此人善疑。而無明斷。且謂將永不能知其病。詎料此醫官知比爾之病。洞若觀火。蓋比爾之病。後此竟為所治療也。

比爾第一次見此醫官時。醫官遍矚其身之上下。笑曰。佳哉。我正望君來也。勃郎告我以君有弱病。宜早治療之。時則軍醫室中。尚有新補之數軍士在。亦候醫官檢

查因向比爾張目努唇作癡狀。比爾無如之何。則仍作憊弱可憐之態。目視醫官。且言自幼即孱弱。在理不當。隸尺籍。醫官曰。試吐爾舌。睛向上翻。容我熟視之。比爾如言。醫官審知其無病。大怒。欲面斥之。已而力遏其怒氣曰。可矣。爾病殊重。強健之人。斷無如爾狀之可懼者。又命比爾屈其一足。以一足立於地。雀躍而行。為狀如蝦蟆。良久。又命以首倒植於地。暫禁不許行動。比爾痛極。幾折其頸骨。新兵見之。咸大笑。不可仰。又久之。始命起立。以指端叩其胸部。又力彈其顱作聲。問病何所苦。比爾舉病人一切之苦狀告之。

醫官夷然不為動。以手摩擦其額。思久之。則曰。以爾自述之病狀徵之。爾當病肺病。肝臟病。麻疹。運動失調。心房虛弱。為症絕重。非尋常所可比擬也。比爾作其慣習之驚恐狀。呼曰。天乎。我乃具此數者。而并有之乎。醫者曰。運動失調。則我未敢必。餘者當無疑義。比爾作沉憂色曰。願我病或不致於危也。醫官曰。中有三者。可致爾命。餘尚無大礙也。趣往病院靜卧。我行且更來視汝。比爾出。向辟琪借鏡。以自照面容。辟琪曰。比爾。汝之容顏至不佳。汝其將為真病乎。比爾搖首歎氣。向病院行。醫官未至病院時。比爾已卧病榻中。豫計一切言語。醫官來。問病源。比爾謂每飲啤酒後。輒形痛楚。醫官曰。幸汝告我。嗣後當永永戒啤酒。我尚當囑營中酒傭。勿更以啤酒售爾。否則與以嚴重之罰。然汝之能出病院與否。我尚

未敢言也。

言已。又為之行按摩術。遍捏其筋骨。軋軋作聲。至臂時。則又以極強之力握之。比爾大嗥。醫官急問曰。何事呼號。比爾曰。醫官何以力握吾臂。醫官曰。是特輕為按摩耳。若覺痛。必且弱極無疑。又力捏之曰。如何。比爾告以痛甚。醫官謂若更違逆醫者之療治。則必至軍官處告發。國家歲糜巨餉。乃養汝輩弱蟲乎。又告以前此軍士以規避故而受死刑之歷史。比爾驚悸不敢復呼。醫官仍按捏不已。已而曰。奇哉。我但輕摩爾。爾即覺痛。是必有異。試以背向我。比爾果轉其軀。而仍迴其首。以雙目注視醫官之手。蓋恐其更捏也。

醫官審視良久。曰。是矣。疹在是矣。言時。又力擊其背。比爾曰。疹乎。醫官曰。是為新出現之一種疹子。此疹子我前此乃得未曾見。即療之之法。亦未可自信其為有效也。比爾力迴其頸。欲自視其背。顧不可得。曰。此疹究作何狀乎。醫官曰。顆粒至密。我前此曾視一症。與此略同。厥後其人竟死。比爾曰。其死迅乎。醫官曰。否。死時甚慘。比爾至此亦頗不自安。曰。醫官視吾病果無謬乎。曰。我即或有誤。然爾病固至可危也。比爾曰。然則我病當死乎。醫官曰。汝病為世界一種新發明之病。凡人以新奇之病症。紹介於世界者。固不死。爾死後。且將以汝體解剖而陳之博物院中。以供醫者之研究。比爾曰。否。願勿碎我屍體。



醫官皺眉曰。垂死之人。不當有此語。爾之懦怯。何一至於此。且爾既死後。即醫割汝身。亦無關痛癢。且除爾致病之一部分外。仍當為汝葬之。比爾大號曰。以我軀體分裂之數。是必不可。醫官曰。警言也。爾試思之。以爾一人之驅體。供大眾之研究。則犧牲汝身。為益於世界。爾將成為有名之人物矣。又曰。汝既畏死。則我惟盡我力。以為汝治療之。我將以藥投汝。每半小時必進此劑。但藥味稍苦耳。

已而醫官果命人以藥至。比爾思吾病偽也。醫官必誤。此藥恐反致吾疾。因略嘗即置之。久之。醫官來。審視藥瓶。詫曰。爾何不用我命。比爾曰。是藥恐有誤。我寧任其自然而死也。醫官曰。咄。我為醫官。詎將誤用其藥耶。此藥何味。汝可告我。比爾曰。藥至不適口。醫官曰。凡人病中服藥。尚求適口耶。脫爾不用命。則惟任爾病死。少選。又曰。我將令人監守汝。我今在此。汝趣服之。比爾不得已。強咽之。醫官曰。趣下。以毯自圍其體。隨我至運動場。比爾以所聞恐誤。曰。至何許耶。曰。運動場也。汝之病。惟運動足以療之耳。

比爾大憂。然出於醫官之命。不可抗。抗則彼將媒孽於軍官前。謂渠無病。將有重刑。不得不隨之往。既至。見可批兒及勃里非已先在。是二人與比爾至不相能。醫官故廉知之。二人方汲水。一人伐木。比爾惴惴。醫官曰。汝病。我不以苦工授汝。比爾心始釋然。醫官曰。汝但繞此圍場而奔。至力竭為度。於是則汝所服之藥。可以消散。汗盡。

為止。否則且有毒質蘊蓄於內也。我囑彼二人待汝熱時以冷水澆汝。比爾遲疑欲乞免。醫官但笑而不顧。比爾遂奔。醫官自後逐之曰。速行。速行。是尚未及爾力之半也。比爾無奈乃作狂奔。繞場可十五週。醫官始止之。命二人舉比爾浸之水中。二人乃并比爾之顱而亦入之。困極幾不能呼吸。力掙而起。幾欲與此二人決鬪也。醫官止之曰。是為汝治病也。仍令之奔。且謂二人曰。我暫去。命汝二人守之。每十分鐘即為之澆水一次。勿怠。經一小時後。醫官復來。則見比爾僵卧地上。可批兒方以水澆之。而勃里非則以布第之柄擊其股。醫官詫曰。是何為者。胡為不奔。二人曰。想已倦矣。醫官曰。善。可掖之返病院。置之棍上。每十分鐘即飲以藥。飲愈多而病愈亦速也。久之。醫官至病院。見比爾方坐藥瓶上。其面手枕衾皆藥漬。可批兒之一目紅腫而勃里非則脫去門牙一枚。比爾之面亦斑斕作五彩。形如地球儀。上作點點異彩。醫官曰。渠已進藥。未可批兒曰。渠初尚堅拒。吾等如醫官命。已強之飲矣。醫官曰。大佳。今可促令下榻。繞室而行。幸室中無他病人。亦不至為渠驚擾也。比爾不敢違命。惟乞醫官略予以進食。蓋自晨餐至此。除藥物外。未嘗有他物進胃也。醫官曰。食乎。汝乃病者。何可進食。汝今一啟齒。便求此至重要之食物。其如汝之胃中不能消化。何。比爾曰。吾飢實甚。醫官曰。汝病未愈也。爾且有熱度。非飢之不足以取效。比爾言寧緩其愈。必欲得食。詞未畢。醫官即令二人擒之離榻。曰。汝乃敢抗。

醫官之命。吾將告長官。以治汝罪。比爾不得已。乃繞室以走。自思若於深夜無人處。遇此惡魔之醫官。我必殺之。可半小時許。醫官曰。可矣。此種運動。最足以療爾之疾。此時體中覺如何者。比爾伏於榻而呻曰。我為麻木。竟不自知矣。醫官曰。可憐哉。汝病之深也。我當更以較烈者至。醫官去。更以藥來。復命二人監督服此藥。云此藥較第一次者。烈可十倍。味苦而澀。服之非惟不適。且將嘔吐。此時比爾真有求死不得之苦。可批兒謂。若捏其鼻。則可不辨藥味。比爾信之。可批兒遂以一手捏其鼻。一手盡傾其藥入比爾口。大吐不止。是日又奔三次。始得息。醫官方囑其早眠。明日五時即須起。仍須進藥與奔走。比爾曰。敢問醫官。我病至何時方得愈乎。醫官曰。我亦殊未能即決。我前此所治之人。閱三星期方死。然渠未嘗獲此良善之治療法也。翌晨五時。可批兒以冷水灑入比爾之頸項間。醒之。比爾尚喃喃然作夢囈曰。惡奴可恨。我當俟天色未明時葬之。我見其狀。足令我生怖也。可批兒力掌其頰曰。汝乃夢魔耶。比爾斗然起。突其兩目。怒容可掬。時醫官已入。叱曰。何尚未奔走耶。比爾曰。我今日殊困。殆不能奔矣。醫官曰。信耶。然則已略愈矣。我治汝之法。寧非有效。比爾曰。神速乃無比。醫官曰。非也。昨日爾之疹初發未現。故覺痛苦。今日已漸散於四體。實則反較昨日為重也。汝可回首自視其背。當知吾言為不謬也。比爾果極力自迴。